



玩俠浪小子

莫陽子 著

【上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浪子李清白，师承“神偷”计百出，集多种技艺于一身，虽生性诙谐，放荡不羁，但聪颖过人，机智非凡，在江湖纷争中与师弟“猴精”、“傻蛋”配合默契，常于嘻笑玩闹中挫败敌手。

由于前辈们的情债恩怨，使三人陷入诡诈的江湖漩涡。

杏林山庄为报昔日旧怨，邪教奸佞为取九鼎之尊，迭使诡计，一时间阴云密布，杀机四伏。

浪小子临危受命，首创玩侠帮，施奇智，展奇谋，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，终得众女相助，涉险过关……。

全书人物性格鲜明，情爱描写细腻，言语滑稽逗趣，争斗场面激烈。使你读后轻松愉悦。

目 录

- 一 游戏江湖 (1)
- 二 翠楼寻欢 (31)
- 三 行侠仗义 (61)
- 四 荒山试技 (91)
- 五 巧获佳人 (121)
- 六 京师盗宝 (151)
- 七 銮殿羞敌 (181)
- 八 书斋受困 (207)
- 九 救师入彀 (234)
- 十 寻宝上山 (263)
- 十一 意外之喜 (291)
- 十二 幽谷历险 (320)
- 十三 鏖战退敌 (348)

十四	步步追杀	(376)
十五	残庙苦斗	(406)
十六	李代桃僵	(437)
十七	沉冤昭雪	(464)
十八	以毒攻毒	(492)
十九	假凤虚凰	(521)
二十	巧计诱敌	(551)
二十一	杏林山庄	(579)
二十二	除奸惩恶	(609)

一 游戏江湖

春光明媚，天朗气清。

已经是阳春季节，风儿吹在脸上，再也没有一丝寒意。

树叶再度换上了嫩绿的外衣，柳条儿暴绽着星星点点的绿芽，在春风中悠闲地轻舞着步。

那黄黄的山峰，渐渐地穿上了绿装。

路边的花草，纷纷托着花骨朵，欣喜地享受着春日的爱抚，更有那心急的花仙子，已耐不住寂寞，跳起了轻快的舞步，让霓裳尽情地飘洒开来。

好一派醉人的美景！

云长居——不要误会是汉寿亭侯的居室，这只是一处酒店。

此店位于洛阳西南门外十四、五里处，这里北临洛水，南望伊阙，太极殿高耸于东北方，店后百丈处，有一参天翠柏掩映的大土堆，相传是关云长的埋头之处，这才是吸引人的地方。

这里不但是通衢大道，且风景秀丽，故南来北往的客商、仰慕关云长的绿林豪侠、附属风雅的公子哥儿，都要到这云长居坐上一坐，喝上几杯这店特酿的桃园窖酒，因而此店生意向来很是兴隆。

云长居坐落于十字路口，两面当道，周遭花繁草茂，曲径雕栏；檐前高高地立着望杆，上面挂着一个很大的酒幌子，写着“河洛春月”四个金黄大字，在两里外也看得清清楚楚；门前插着两把金色大旗，各有五个字，上面分别写着：“古有桃园义”、“今崇云长情”。

走进店里，二十张漆光鲜亮的饭桌赫然入目，仿佛新打制的一般，墙上挂满了关云长的故事画，什么“桃园三结义”、“千里走单骑”、“过五关斩六将”……应有尽有。

靠门有个半人高的柜台，柜台里面坐着一个面如桃花，媚眼含情的少妇，她年约二十，浓妆艳抹，身穿碧绿衣裙，使她桃腮更为醒目，她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店堂。

此时天色还早，店里只有四个混混在瞎扯，少妇的眼波就落在他们身上。四个混混一边喝酒，一边把眼偷瞧少妇，然后低语数句，随即传来阵阵浪笑。

少妇知是在议论自己，也不着恼，轻笑着吩咐酒保：“狗娃，替客人斟酒！”

“哎呀，我的桃花姐。”正在抹桌椅的酒保立起身，将眼一瞅少妇，慢吞吞地走到柜台边讪笑着低声道：“小人看你是耐不住寂寞了吧。”说罢赶紧闪开，笑嘻嘻地去给客人斟酒。

“死狗娃，你是在讨打呀！”少妇听得酒保的话，立起身来，扬手作势要打酒保，但哪里还有他的影子。

酒保替混混们斟满酒，故作神秘地道：“各位公子，看你们也不是本地人，你们到小店喝酒，倒也眼光不弱。”

“哈，到你店喝酒就是眼光不弱？你可真会抬举人。”一个混混咬着一块鸡腿，讥笑着道。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你们可知道，咱店可是老字号。”酒保边

说边凑下头去，“想当年关云长爷爷也曾到小店喝过酒呢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混混们的酒菜喷了一桌。

酒保一番忙碌，重新换过酒菜，一只脚踏在板凳上，惊诧地道：“怎么，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么？”

“哼！”一个胖头大身的混混闻言，对酒保的话嗤之以鼻。

酒保一看他们不信，认真地道：“我没骗你们！”说着将手一指门外的拴马桩，接道：“当年关爷的赤兔马就拴在第三根马柱上哩。”

一个尖嘴猴腮的混混浅啜了口酒，偏头看着酒保，捉狎道：“狗娃，你别大姑娘不要婆家，尽说假话了。”

酒保煞有介事地指着桌子角，继续道：“那，这桌子就是关爷的青龙偃月刀砍的呢。”

混混们不由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，果见桌子角齐刷刷地掉了一个，另换了新的。那肥头大耳的混混道：“可没听说过关云长砍过桌子啊。”

“这可是本店的秘密，世间任何人也不知道。”酒保眉飞色舞，“小人看各位见识不凡，故尔说给各位公子，以助酒兴。”

尖嘴猴腮的混混道：“你倒说说，闲着也是无事。”

“话说关云长离了曹营，护送两位嫂嫂去寻刘皇叔。临走之时，曹操那厮不但送了关云长许多礼物，还送了四个如花似玉的娘们给他。”

混混们见说到女子，一下来劲了，尖嘴猴腮的问道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酒保笑道：“关云长当晚就住在小店，店主见来了一位美髯公，忙不迭地殷勤招待，无奈当时的店主本小利微，把客房全部让出，也还没住完。关云长无奈，只好就在店堂里打地铺

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混混们一阵大笑，一个颇白净的混混道：“他为啥不去与四个娘们挤作一块。”

酒保正色道：“你将关爷看成什么样人了？”接着道，“当时天寒地冻，关爷怎么也睡不着，他索性披衣而起，燃烛看书。”

“不止关爷睡不着，还有人睡不着呢。”

“谁？”肥头大耳的混混问。

酒保看看柜台，见桃花亦在竖耳细听，他暗暗笑了一下，故意低声，但声音却反而比先时更高：“那四个女子中最色的一个，深夜熬不过寂寞，径直走下楼来，那女子走到关爷身边，拉着他的手臂，嗲声道：“爷，怎么一个人在此看书？让奴家陪陪你。”边说就边紧靠着关爷坐下了。关爷一看不是耍的，虎地一下立起身来，蚕眉陡竖，宝刀一抡，喝道：“贱婢，让你看看宝刀的危害！”只听嗖的一声，随即传来一声惊叫。”狗娃说到此处，卖关子地停住了，把眼直看向那愣在柜台里的少妇。

少妇轻“啊”一声，问道：“真的杀了吗？那死关爷，也太不解风情了。”

众混混咽口水，不知谁咕哝一句：“真可惜，一下子就香消玉殒了。”

酒保眨眨眼睛，稍稍正身子，笑着道：“那女子倒没被杀掉，却着实吃了一惊，关爷猛地起身，女子一下就翻倒在地上，青龙偃月刀正好从她头皮擦过，悄没声息地削掉一个桌角。那女子顿时就花容失色，虚掩着的衣衫也垮在了胸部，露出了人见人爱的削肩，那肌肤可没得说的，细皮嫩肉，吹弹可破。”他俯下身，低声道：“就和我们柜台里那位，没什么两样……”

突然一把小扫帚飞来。

狗娃早已留神，头一偏闪过去，嘴里却叫道：“哎哟，抛绣球也应找个象样的东西嘛。我说桃花姐，再急也不……哎哟——”

又是一把小扫帚掷来，这次狗娃没有躲开，被少妇打个正着，她圆睁杏眼，骂道：“死狗娃，我就知道你拐着弯寻姑奶奶的开心。”

四个混混一齐大笑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少妇，果见她的肌肤欺霜压雪。

少妇见了那八道解衣宽带的目光，连忙笑着道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各位别听他瞎扯。”

狗娃一下跳到柜台边，将抹桌布往肩上一搭，双手撑着柜台边，道：“我说桃花姐，你今天就不用站柜台了，到屋里好好织个绣球，到时不论你如何抛打，我狗娃都视死如归地承受，决不临阵脱逃！”说着将胸膛挺起，手掌在上面拍得山响。

“织你个娘啊！你这臭狗娃。”

“怎么，难道你真的来闻过我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少妇随手抓起两个盘子，就向正往门外逃去的狗娃扔去。

狗娃回头看着飞来的盘子，叫一声：“我的妈啊！”脚下跑得更快了。

“蓬”的一声，狗娃一下从门外弹进了屋里，跌翻在地。他张口就骂：“你奶……”但抬头一看，忙硬生生地将后面的话咽回肚子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我的妈啊，不知从何处钻出一个莽汉！”

桃花亦吃惊不小，只见扔出的盘子正往一莽汉当胸飞去，她轻掩樱桃小口，暗道：“这下糟了！”

大汉早已看见盘子，见业已飞到胸前，壮臂一抄，盘子就乖乖地落入他蒲扇般的掌中，他如雷地一吼：“这就是你们待客的礼数吗？”也不待旁人答应，径直走到一张桌子旁，将一个包袱往桌上一放。

“砰”的一声。

这响声着实让店里的人吓了一跳，全都怔怔地看着莽汉，不知是被这响声怔住了还是被他的相貌惊呆了。

来人身高八尺，豹头环眼，虎须赭张，身穿黑色短袄，使他本来就黑的脸膛更加黑得可爱，活脱脱一个猛张飞再世，只是他手中少了一杆丈八蛇矛长枪！

大汉大刺刺地坐在凳子上，将眼一扫店堂，众人不禁一窒，他大吼道：“酒保，大碗的酒，大盘的牛肉给咱家端上来！”随即又盯了少妇一眼，将手中盘子掷向柜台，道：“也没见过如此待客的。”

“哗啦！”一声，随即一声惊叫。

众人吃惊，以为盘子将少妇砸着了，循声看去，见盘子好端端地落在柜台上，却不见了少妇的影子。

原来少妇见盘子飞向自己，可是吃惊不小，往后坐去，哪知只坐在了凳子的一头，一下跌翻在柜台之下。

酒保端上酒肉，走过柜台边，将眼朝少妇一挤，轻声道：“话说关云长，却来了个猛张飞。桃花姐，你可要小心哩。”

少妇粉拳一扬，心里骂道：“死东西，看我如何整治你！”

酒保嘻嘻一笑，正待再调侃一句，忽听一声炸雷：“呸！臭小子，还不快些！”

酒保一吓，颤声道：“是，是，小……小的这就来。”他再也不敢耽搁，来回取酒肉，跑得脚板朝了天。

虽然，云长居是武林人物常常落脚之处，可还真没见过如此豪客。瞧：他酒碗一翻，咕噜噜，一碗酒就灌进喉咙里；伸筷一夹，冒尖尖的一盘牛肉就去掉大半！看得众人直伸舌头。

柜台里的少妇，可连看也不敢多看一眼，她低头写帐，要多规矩就有多规矩，真像一个守妇道的良家女子。

酒保瞅了一眼少妇，肚里骂道：“小娼妇，装什么穷样！”

原来，这少妇是从窑子里买回来的，东家只宠了个把月，就打发她到这云长居当垆卖酒。

那大汉吃得啧啧有声，也不理会别人。

忽然，桃花水汪汪的媚眼一亮，定住了！不自觉地伸出嫩手，理理油光水亮的秀发。

众人的眼睛，也突然离开了大汉，齐刷刷地往外看去。

酒保是不时在偷瞧少妇，见她那不自然的样子，酸溜溜地暗骂：“贱人！骚劲又上来了。”他只当少妇要勾引大汉。

门外进来一个少年。

可不是一般的少年，而是一个美少年。

他约十五六岁，发梳单髻，身穿锦缎儒袍。手拿一把檀木折扇，皮肤白皙，米唇玉面，目若朗星，拿腔捏式地踱进酒店。

“老天，这么英俊！”狗娃暗赞，心里随之又有一些妒意。

少年星眸轻轻一扫少妇，那少妇的灵魂就险些飞出窍去了。

她以前也欢会过无数俊俏男儿，可从来未曾有谁如此俊美，难怪她要春心勃动了。

狗娃立即迎上前，笑道：“公子，请坐！”忙将少年面前那不知擦过几遍的桌子又抹了几下。

偏偏少年不加理会，径直坐到大汉邻桌，或许这里离柜台

近些吧。

少年慢悠悠地坐下，笑嘻嘻地望着桃花，柔声道：“小娘子，将酒来！”

这下，桃花就不单是灵魂出窍了，身上犹如触电一般，麻酥酥的，舒畅极了，浑身软洋洋的，差点儿就迈不了步，起不了身啦。

“好！”桃花颠颠地答应了一声，忙取了二角酒，皓腕一伸，就要递给少年，同时眼痴目迷，声娇百媚地道：“公子，酒来了！”

狗娃可就老大不高兴了，噗的一声，使劲把抹布往肩上一搭，眉梢一挑，心里哼了声，暗骂：“贼婆子！”劈手夺过桃花手中的酒，顺手拿了个杯子。

“乒！”

杯子重重地放在少年面前，叮一声，一个混混的筷子也被吓掉了，其余人也不禁一抖，筷上的菜掉在了桌上。

狗娃就从来没得到过桃花如此的媚眼，难怪他心里大不是味，看来“姐儿爱俏”这句话，一丝儿也不错。

云长居的气氛，随着大汉的进店，就已沉寂，此时就更是悄无一点声息。

少年轻舒玉指，自斟满酒，轻轻地将酒杯拿起，哪知杯刚沾唇，那剑眉就一挑，紧皱起来。

少妇一见，心中一颤，暗道：“这酒是太烈了，他这般娇嫩，原本经受不了。”

于是，她也不管别人，开口问道：“公子，可是嫌酒太烈了吗？”

少年开颜一笑，道：“小娘子真是可人儿，善解人意，这

……”

桃花姐不待他说完，就抢着道：“我们窖子里还有上好的女儿红，是专替公子这等人准备的。”

少年挤眉弄眼地调笑道：“难得小娘子如此费心，只怕女儿红赶不上小娘子。”

桃花姐咕咕一笑，撒娇般地道：“哟，奴家可不是酒，哪能喝下肚去？”

少年眼睛轻佻地一瞥，道：“不才是说象小娘子的嘴，又甜又润又醉人。”

少妇格格地妖笑，柔声道：“承蒙公子青眼有加，奴家自是欢喜。”

“砰！”

话音未落，蓦听一声响，在座之人无不感到惊讶！

“可恨！”那大汉拍了桌子，嚷道：“酒保，给老子过来！”

狗娃打了个寒颤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上前急问道：“客官，有何吩咐？”

莽汉双眼圆睁，将手中筷子往桌上一摔，怒问道：“呸！大爷可是少了你的酒钱？你将苍蝇只管来扰人兴致。”

狗娃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颤声道：“小……小店可……是干净得很；再……再说这……这天气也……没……没……”他眼睛一扫少年与桃花，一下会过意来，苦笑一下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这可不关小人的事。”

“在你店里，怎不关你的事？”壮汉立起身来，“快去将苍蝇赶走，自是少不了你的酒钱。不然，哼哼，大爷也不是好惹的！”

狗娃又怕又尴尬，不知所措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狗娃话尚未完，只听少年嘻嘻笑道：“小娘子，这年头世风

真不好，到处都是些骗吃骗喝的，囊空如洗，却到酒店大碗酒大块肉，只管吃喝，酒足饭饱后，则借故耍赖。小娘子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要着了道儿。”

这话可不是凭空说的。

少年说完之后，朝桃花挤一挤眼，伸手入怀，抛了一锭银子在柜台上。

看着这一大锭银子，桃花可更是眉开眼笑。

狗娃听了少年的话，心里可乐开了。好小子！竟敢勾引桃花姐，这下可有你的苦头吃了！

除非大汉是白痴，才听不出少年那话里的刺儿。

壮汉勃然大怒，立身将桌子猛地一拍，怒喝道：“小子，你在说谁？”

少年一愣，将看着桃花的眼睛移到壮汉身上，嘻嘻笑道：“我呀！是说那腰无分文，骗吃骗喝的人，关你屁事？”

桃花自见到大汉，心里就已胆怯，而今少年又故意去撩拨他，大汉如真的发火，这可人儿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她慌忙对少年道：“公子，你就看在奴家面上，少说一句，再说，咱店可也不怕别人来撒野！”

少年色迷迷地看着桃花，嘻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可真疼我呀。不过这家还没给银子，谁知他是不是来白吃？”

好小子！你真是存了心的啊！

狗娃恨得牙痒痒的，肚里真如醋窖一般，浑身酸溜溜的。

“我……”壮汉双眼喷火，紧捏着醋钵大小的拳头，欲言又止。

桃花看着那青筋暴绽的巨拳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吓得闭上了双眼。

“碰！”一声巨响。

“哎哟！”一声惊叫。

这惊叫声桃花姐已十分熟悉了，正是发自那醉人的玉面娇郎之口。桃花姐心中一寒，暗道：“完了完了，那柔嫩的身子骨不给砸烂才怪哩。”

桃花姐心中，只当那少年已给那壮汉打得爬不起来了。

其实不然。桃花姐颤惊惊地睁眼看时，却见那俊美的身影好端端地坐在那儿，壮汉正忙解那沉甸甸的包袱！

桃花姐倏然放下悬吊着的心。

少年乍惊乍奇，佯作惊讶道：“银子还真不少哩，十个白色大锭，外加五个黄色小锭，加起来总共有一百两纹银，五十两黄金！”

百两纹银，五十两黄金！

这壮汉可真富有啊。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壮汉的包袱上。

壮汉听得少年的话，心里一咯噔，停住了手，眼睛疑惑地看着少年，暗道：“这小子如何知道我带的金银？”

少年不理睬旁人，悠闲地吃了口菜，看着花容失色的桃花，道：“小娘子，听那个声音，沉沉的，果真象有很多金银，嘿，嘿，未必其然，未必其然。现在这世风”，少年抿了口酒，摇摇头，“唉——，还是眼见得实才妙。”

壮汉双拳捏得嘎嘎直响，头上青筋直冒。

少年恍若未见，又对桃花道：“小娘子，在下昨天遇见一事可长了见识。”他将眼一扫壮汉，“也是如此一位仁兄，在一家酒店吃了个酒醉饭饱，说是去出恭，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权寄柜台上，说里面有如何如何多的金银。小娘子，你猜怎么着？”少年故意卖个关子，转头看着桃花。

桃花茫然地摇摇头，众人亦竖起耳朵，壮汉“哼”了一声，坐了下来，怒视着少年。

少年嘻嘻一笑，接道：“岂知这位仁兄一去不返。酒店中人遍寻这位仁兄不着，无奈，只好解开那个留下的包袱。小娘子，你猜他们在包袱中看见了什么？”

桃花笑吟吟地道：“当然是金银啦。这个便宜他们可捡得大了。”众人的心思同桃花一样。

少年哈哈大笑，将手乱摇，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！他们看见的不是金银，而是一大堆鹅卵石！”

店堂里爆发出一阵大笑，桃花更是笑得花枝乱颤，狗娃笑了两声，见桃花被这小子逗得团团转，止住了大笑，暗骂少年：“瞎扯鸡巴蛋！”

少年起身，将大汉桌上的包袱也斜了一眼，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，对少妇道：“小娘子，我说你可要小心，包不准这包袱里也是那么一大堆物事，那白吃白喝的把戏可就要在贵店重演了。”

“哇——”

少年话未落音，桃花已一声尖叫，紧跟着几个混混，亦一齐“啊”了一声。

狗娃将眼一看少年身后，亦不禁大瞪其眼，心里暗叫“糟糕”。

那壮汉抡起铁拳，直捣少年背心！

少年动身走向柜台，边走边说：“小娘子，你不用惊怕，你派人守住厕所，那厮就驾不了粪遁，然后扭送官衙，打他个屁股开花！”

眼看那五大三粗的大汉就已到了少年身后，而那小子却

浑似不觉！

桃花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本要出声示警，可那该死的声音就是出不了口，想是提起的心将声音阻住了。桃花姐那桃花面，此时可就成了李花容，她微张小嘴，傻立在柜台里，直瞪着即将落到少年身上的巨拳，似乎看到了少年身散神消的惨状！

狗娃的幸灾乐祸亦换作了担心，心里喊道：“我的娘！这下可不得了！”

“不好，要出人命！”几个混混是同样心理，本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可他娘的两腿，就不听话！

巨拳的威势，逼得众人心胆俱寒，飒飒拳风刮得人脸上生疼！桃花姐软了下去。

她再也支持不住了。

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拳头沾上少年衣襟！

谁知壮汉那一拳竟打了个空，无巧不巧，少年脑后如长着眼睛，在间不容发之时他身子趋向柜台，正好躲过一拳。

“呼——”众人长舒口气，紧绷的心弦松缓下来。

少年趋拢柜台，笑咪咪地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要看开些，别人不过是骗吃骗喝一顿罢了。看把你吓的，啧啧，真叫人心疼。”少年将手中的酒杯向少妇递向少妇，“快喝口酒，压压惊。”

我的天！敢情那小子是误打误撞地逃过了一劫？还当他有高深的武功呢。

他娘的，那小子真是色迷心窍，从死到生走了一遭都不知道，早晚要死在这“色”字上面，不，说不定今天就要死在上面！

众人刚放下的心，又提了上来。

大汉拳头落空，也感莫明其妙，他听了少年的话，又扬起了拳头。